

王西彦

代表作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



中国现代文学百家

王西彦 代表作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王省新 编选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西彦代表作/中国现代文学馆编.

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98

(中国现代文学百家)

ISBN 7-5080-1678-5

I. 王… II. 中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②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 IV. I2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1064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9.5 印张 227 千字 4 插页

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4100 册

定价:15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《中国现代文学百家》编委会

主 编	舒 乙			
副 主 编	吴福辉	周 明	王智钧	
执行编委	于润琦	么志龙	徐金廷	
编 委	(以姓氏笔划为序)			
	于润琦	么志龙	王 信	王富仁
	王智钧	田娟华	刘慧英	严家炎
	吴福辉	李 今	周 明	林建初
	钱理群	徐金廷	舒 乙	樊 骏



王 磊



王西彦作品书影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车站旁边的人家	3
寻常事	25
曙	39
海的喧嚣	53
乡井	78
走向旷野	90
家鸽	112
幸福之岛	131

长篇小说

寻梦者	159
王西彦小传	297
王西彦主要著作书目	299

短篇小说

车站旁边的人家

下雪的日子

天下着雪，雪里又夹着丝丝的牛毛雨。

雪在天空里漫天漫地里飞舞着，追逐着没有定向的风。雪脚轻悄地踩在秃树杆上，黄泥路上，土山岗上，发出细小的声音。有的没有落下地，就给牛毛雨丝沾湿了，就变成了牛毛雨，又去沾别的；有的刚刚落到地，一个白点子，但立刻就碰到牛毛雨，沾湿了，渗入了泥。……

“呜——呜呜。”山坡那边，火车扯起喉咙叫了两声。

听到火车叫的声音，呆坐在门坎上看雪花飞舞的翠翠，双手拍去飘在身上的小雪片，站将起来，嘴里高高兴兴地喊道：“毛毛，火龙来啦，火龙来啦！”一边就搬起两条矮矮腿，跑到帘子里面去。帘子破了，一根帘根子斜戳在旁边，把翠翠的矮矮腿给绊住了，使得她不轻不重地跌了一交。

“毛毛，火龙来啦，火龙——哇，哇哇……”

可是刚哭出声，就给坐在帘子外面的章九爷爷喝住了：

“还没有冻够吗？大雪天，还要这样跌死撞活的！跌死了算老天爷有眼睛！”

不过声口即使很难听，做爷爷的还是急忙赶将过来，拉起翠翠。老人嘴巴里的唾沫子冲出胡须的拦阻，直飞溅到翠翠的泪脸上。

章九爷爷伸着颈脖，往帘子里面瞧了瞧。在他那双被成堆皱纹挤走了样的老眼里，汪着满泡泪水。他摇摇头，擤去一把鼻涕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帘子里面，章家媳妇幽灵似地坐在黑洞洞的墙角边，这会儿正对着半块破镜子，往脸上擦水粉。水粉是门口叫化贩子那里用破布换来的，粗得擦在脸上起疙瘩。章家媳妇把块干脸巾往颧骨上狠狠地磨着，使得两颊都发了红。毛毛站在一边，眨巴双眼睛，瞧着自己的娘，心里总是猜不透，想道：

——大雪天，又要上西竺庵看戏文去啦？

姊姊翠翠可没有心思管这个，她正憋着一肚子委屈，一张小嘴巴噘得高高的，挂在眼角边的泪珠子也慢慢涨大了，只要脸一摇，就会不客气地直滚落下来。这会儿，她用小手拍拍身上宽大可笑的破夹袄，那上面沾满着泥灰。

“妈！”她怯怯地喊了一声。

做娘的默不出声，正专心一志地在自己脸上做工夫，想把那张日晒风吹得粗黑了的脸孔重新擦得细嫩起来。她用干手巾擦个不停。擦着擦着，在那双映在破镜子上的眼睛里，凭空簌拉拉地窜出两颗泪珠子，把张白白的粉脸上立刻划起两条小溪溪；而且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泪珠子索性连成串，像溪里涨水似地直往下面冲。

翠翠一瞧娘那样子，心里不明白，可知道不是个劲儿。她呆呆地望了一会儿，本来挂在眼角边的泪珠子，也和娘脸上的一个样——连成一串往下滚。跟娘不一样的是，她噘着的小嘴扁了扁，又忍不住地哇的哭出声音来。

帘子外面老爷爷听见小孙女的哭声，就又摇摇头，拿起个拳头往自己脑门上敲。他伸伸佝偻的腰，忍住一个呵欠，眼睛定定地直瞪着灰白的天。夹着丝丝牛毛雨的雪花，在他昏花的老眼里变成一个白团团，满天滚转。几只小雀子，唧唧喳喳地从外面飞来，停

在茅檐下面，抖着满身的雪花花。老人身上只穿着一件祖上遗留下来的棉外套，蓝布已褪成淡黄色，前襟只剩下半边，袖子仿佛曾经给耗子当过窠儿，破碎得一丝丝。数九寒天，一阵阵带雪的风，直窜进茅屋来，像把尖刀似的往外套里面刺。每个缩在皱纹凹里的毛孔，都像刺进了根根锋利的针。

“有这个冷法子，这鬼天！”

他小声儿骂了一句，又呻吟了一声。可他并没有移动身子，只把破烂的外套袖子裹了裹。

茅檐边挂着长短不一的茅草杆子，沿着流下一缕缕的水，慢慢地往门前滴溜。原是给脚踩得紧紧实实的泥土，给滴成了一条小小涧，小小涧里又是一个个的小潭潭，章九爷爷怔怔地想着自己这一辈子过的光景。在他意识里，日子来了个颠倒，一下子就跳到了年轻时节。还是个小后生呢，就知道日子不好过，就死死活活地拼命苦干，就从来不敢花半个冤枉钱——一条薄花布的长巾总要过三个夏，御寒的毡帽总是捡最便宜的买，八年十年也不用再想换一个。至于一般年轻人的事儿呢，尽管别人怎样的风流倜傥，花花草草，都没有他的份。他知道自己不是那种人，没有那种人的好命。但即使这样，一家的生活不但始终不见起色，连现状也不容易保住。住的茅屋愈来愈破倒，几亩薄瘠的田地也先后跳到人家手上去了，艰辛的岁月简直成了一个永不清醒的恶梦。最近却又祸从天降，无端地通来了什么鸟火车，把仅剩的一块山边地也给埋个精光。五张嘴巴少不了吃的，如今竟然要让规规矩矩的好媳妇……

“命！总是命呵！”

这个结论也是从祖上传下来的。什么时候才能换个念头呢？想到这一点，章九爷爷的眼前一阵花，天地都昏黑起来。举起双手把个脑袋捧住，好一会儿，才重新看见外面那无休止地团团飞转的雪花下得更密，连山脚边过路人的影子也模糊不清了。老人又想

起另一件事情，咳嗽着大声问道：

“大贵带着些什么东西去的呵？”

“还不是我那件旧蓝花布棉袄！”帘子里面媳妇的答话带着哽咽，“还有他自己的一套单衣，就是前年新上染的……”

“不晓得能当到几个钱哩！还有翠翠、毛毛的事情，也不晓得办的怎样啦？”

听见老爷爷提到自己的名字，翠翠和毛毛就都咽住啼哭，面对面瞧。姊弟俩同时把眼唇儿一眨巴，四颗黄豆大的泪珠子就抢先恐后地滚落下来。尤其是毛毛的两股鼻涕，简直就像两条白肥虫似地直爬。

“妈！”翠翠走前一步，靠近妈身边。

“唉！”做娘的伸手拉了她一把，又摸摸她乱蓬蓬的头发，“不要再‘妈妈’‘妈妈’的啦！‘有娘，娘带起；没娘自己生意志’。要自己学乖些。吃人家的饭，可再不要叫妈妈，叫妈也叫不应啦！”

做娘的这篇话，翠翠听不大明白。“没娘自己生意志”，这是一只将被主人宰掉待客的母鸡吩咐小鸡仔的话，翠翠听老爷爷说过那个伤心的故事。她把身子往娘身边靠得更近些，仿佛提防做娘的人会失掉。她两眼贪婪地注意着娘那张擦满水粉的愁苦脸。她觉得娘今天变了样，一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要发生。

可是外面老爷爷又在说话了。

“也还不晓得哩，究竟人家肯不肯发点慈悲心肠呵！”

“这只有看她自己的命啦！”做娘的又拉了女儿一把，“已经吃九岁的饭啦，总该自己生意志，争口气！”

“听说是吃花斋的人家，待下人也还好哩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大家谁都不言语。空气好像凝结住。天快暗了，雪花却还在飞舞。雪脚喇喇地踩着茅屋顶。牛毛雨也变成了雪粒子，增加着雪花的分量，使得它不再像刚才那样漫无边际。顺

着茅草杆子往下流淌的檐口水，也给冻僵了，开始结成冰缕子，老半天才往门前滴溜一下。

一阵风，一阵彻骨的冷气。

“妈，肚肚叫了呢。”憋了半晌的小毛毛，怯怯地也往娘身边靠。

“毛毛乖，别叫妈。”做娘的也拉了他一把，“等爸爸回来给你吃。你听，妈的肚肚也在叫哩。”

“我的也在叫哩。”翠翠也小声儿补了一句。

“丢不开的还是毛毛，”做娘的好像说给帘子外面的老人听，也好像说给自己听，“翠翠大啦，横竖是人家的人；可毛毛才吃四岁的饭哩，那个横塘的财主要白给，说什么只添张要吃饭的嘴！白给也罢，绝子绝孙也听别人骂去！谁叫你做爹娘的养不起儿子，他自己也不在阎罗菩萨面前多讨点儿福呢？”

正在这会儿，山坡那边的火车又呜呜地叫了。

这火车叫的声音隔山传送过来，显得额外尖锐响亮，好像把空气都给撕裂了。雪花可不理睬，它还是一个劲儿地飘落着，而且比一刻前加浓了密度，连成一片。牛毛雨已经消失不见，雪片落在地上就印着一个个白点子，重叠一起，不再融化。

好像应和火车叫唤，隔壁的金福婶子冒着雪片，摆起双船头粽子脚过来了。这是一个村坊里出名的“花脚猫”，甜嘴甜舌的，逢人是副笑脸，能把死人说活。她一进茅屋的门，先就甜甜的叫了声“章九爷爷”，随后就不管老人那副缩成一团的愁苦劲儿，自顾自地掀了一把帘子，一扭身到了里面，小声儿招呼道：

“大贵嫂子，可打扮好啦？”

“快坐，金福婶婶。”章家媳妇抹了一把自己满是泪痕的脸颊。

“怎么，还不快打扮呀？”

做娘的推开身边的翠翠和毛毛。

“听妈的话，带起小毛毛给老爷爷捶背子去！”

“你看你！眼泪巴腮的！”金福婶子沉起一张脸，声口里充满同情，“怕什么？穷到尽头啦，顾不得那么多啦，杀人放火不都是人干的！大贵明白人，他能体贴你！”她又回过头来，拍拍翠翠肩膀，“翠翠乖，快带起小毛毛给老爷爷捶背子去吧！”

翠翠拉拉毛毛的手，催促小弟弟走。可毛毛睁大双泪水汪汪的眼睛，尽呆着瞧，还死命抓紧娘的前襟，好像要卫护娘，不受金福婶子的欺负。翠翠心里也填满疑虑：娘脸上擦起水粉，身上穿起新衣——其实并不新，只是没有补丁，也洗得干净些——好生生的为什么又要淌眼泪呢？猜不透，也不想离开。可连金福婶子也这样吩咐，心里满是疙瘩儿，也只好拉起毛毛走出帘子去。

“去，翠翠，”做娘的轻轻推了她一把，“毛毛也去，都去给老爷爷捶背子去！都要乖些，听妈的话！”

姊弟俩委委屈屈地离开了妈身边。

帘子外面的老爷爷把双胳膊围着身子，小肚子紧贴着大腿骨，好像一只吃了惊的大刺猬，缩成一团。看见翠翠和毛毛，也没有出声。他那张老脸似乎失掉知觉，任凭鼻涕爬出鼻管，又爬下唇中，沾在黄里夹白的胡须上。他那双歪歪扭扭的老眼也毫无神采，茫然地望着门外面。天更暗了，不远的山脚边已经一片朦胧，挨山脚边那条进城去的大路完全分辨不清。大片大片的雪团，封锁住整个天空，拉起一张漫天漫地的大白网。

翠翠伸出一双小小拳头，在爷爷背脊骨上轻轻捶着。做爷爷的人却依然蜷缩起身子，没有理会。听从妈妈吩咐，毛毛也伸出两个冻得发紫的小拳头，凑上爷爷的背脊骨。这会儿老人才回过头来瞧瞧这对小姊弟。他瞧见翠翠的眼角边还堆着泪珠子，毛毛的鼻涕只差没有结成冰棒子。

于是，章九爷爷的知觉完全恢复过来了。他也从袖管里伸出双冰冷的手，颤颤地握住毛毛的小拳头，问道：

“毛毛肚肚还叫不叫啦?”

“直叫着哩,爷爷,你听!”

“吃饱啦,还要不要爷爷呀?”

“要爷爷!”

“要不要妈妈啦?”

“也要妈妈!”

“爷爷好呢,还是吃饱肚肚好?”

“吃饱肚肚好——爷爷妈妈也好,都好!”

“还有爸爸呢?”

“不好!爸爸要打人,爸爸不好!”

“爸爸会给毛毛吃饱肚肚,可别尽惦着爷爷、妈妈啦!”

正责怪毛毛在老爷爷面前说了错话的翠翠,也不懂爷爷的意思。她觉得今天爷爷和妈妈都变得古怪不好懂。可是,爷爷的老眼又汪起泪水来了,还一把一把地用手掌抹着。

光景既是这样,还是回到娘那里去吧。毛毛先钻进帘子去,翠翠也跟着。这会儿雪片愈下愈大。屋子里那个洞子似的小窗口,爬进一小股亮光。做娘的依然坐在角落里,像个黑影子。金福婶子也依然站在娘身边,摊开一双手,在小声儿说话:

“好啦,好啦!别再去想那些啦,大贵嫂子!第二趟火车龙头开过去啦,不是下雪天,还不就要天黑了吗?”

“我宁可做饿死鬼……”

“快莫这样说!好死不如歹活嘛!”金福婶子装出一副仁至义尽的神情,一味地劝解,“我说啦,人到没路走,什么事情不要做!仁义道德都是假的,吃碗饱饭才是真的!”

“我实在抹不开这张穷脸皮!”

“什么脸皮不脸皮的!老四的客栈里,我早就给你说妥啦,大家都是老熟人,别人是三七开,跟你大贵嫂子是四六开。你只要坐